

论中国文学

文集

葛浩文

(美)葛浩文 / 著

总编辑 / 史国强
总翻译 / 白怡桐

论中国文学

葛浩文文集

(美) 葛浩文 / 著

总编辑 / 史国强
总翻译 / 吕怡柯

图字: 01-2014-073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葛浩文文集:论中国文学/(美)葛浩文著;史国强编;闫怡恂译. -- 北京:现代出版社,2016.1
ISBN 978-7-5143-4343-4

I. ①葛… II. ①葛… ②史… ③闫… III.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文学研究-文集 ②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研究-文集 IV. ①I206.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83267号

论中国文学

作 者	(美)葛浩文
总 编 辑	史国强
总 翻 译	闫怡恂
责任编辑	崔晓燕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010-64245264 (兼传真)
网 址	www.1980xd.com
电子信箱	xiandai@vip.sina.com
印 刷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3
版 次	2016年1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4343-4
定 价	42.00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王观泉序

1981年6月12日,我正在大连开会,是为三个月后在北京举行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北方片论文审读会。突然接到要我速回哈尔滨的电报,我匆忙赶回。原来是有个美国人叫葛浩文,是研究萧红的,来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萧红诞辰七十周年纪念大会”。他次日下午乘飞机抵达,要我去接。这消息我早知道,是本次大会北京联络人、“老东北”骆宾基写信告诉我的。老葛,我是早认识他了,我曾第一时间读了他的博士论文。1980年,他拿了骆

宾基的介绍信飞抵哈尔滨,参加由陈堤教授接待的私人游。与此同时,后来写了《爱路跋涉——萧红传》的丁言昭女士她爸、著名的文学史家丁景唐先生还给我来过一信,告知葛浩文已在上海参观过“二萧”在拉都路(今襄阳南路)的故居。这样,陈堤和我就陪同他去呼兰,不能说瞻仰只能说看了萧红故居,因为那时能不能成立“萧红故居”,对文学所——我可以坦率地说就是对我个人,还是一个压力极大的考验。

1981年笔者负责筹备萧红七十诞辰祭,在姜德明兄的协助下,编了一册《怀念萧红》,是为萧红歿后四十年唯一的与萧红有过交往的师友亲朋的回忆录大成。令笔者意想不到的,三十年后的2012年,哈尔滨召开萧红百年诞辰纪念大会。鉴于《怀念萧红》早已绝版,在与日俱增的萧红粉丝对此书的需求下,同时三十年来又新增或发现不少重要回忆文章,要求笔者增加内容予以再出版的呼声日隆,然而由于本次纪念,笔者仍参与工作,但却无经费出版此书。出于无奈,只得由我出资自费在东方出版社,印了5000册,全国发行。竟然也很快销售一空。

萧红可谓是位幸运的作家,她一生的著作——除了生前死后陆续发现的佚文外,几乎全部被按历史编年出版了十多种,其中她生前写就了三分之二的“之一”《马伯乐》也迅速面世,而三分之二中的“之二”的遗作也由香港刘以鬯集齐交给了葛浩文,老葛立即EMS寄交给了我,由我把萧红手绘封面的第一个“三分之一”《马伯乐》连同第二个三分之二的九章合成一册,用萧红原设计的封面,于1981年9月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6年老葛另一贡献是把无忌先生指导下博士论文《萧红传》,经过哈尔滨呼兰多次徘徊、多年磨练的新《萧红评传》,交给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大陆读者读到的葛浩文的《萧红传》,正是这部(2011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移植出版的也是这一部)。本文不负评此传的任务,但忍不住还是要说几句。我曾听人说过,一个人恋爱入骨髓时,就会犯傻。我想老葛对于萧红就

傻到这个程度：当他写到萧红躺在医院中无助到快咽最后一口气时，他竟然扔下笔，匆匆跑出家门，在户外游荡，久久不敢走进家门，更不忍推门而入握管写下去，似乎不进门，不坐在桌前，不动笔，萧红就能活下去……看官，你说他傻不傻？

1988年葛浩文推荐我去旧金山州立大学人文学院中国语言系执教一学期，开两门课：一，抗战文学，编《抗日战争文学作品选》，不言自明，内中包括东北作家作品；二，作家研究，编《郁达夫小说散文作品选读》。初到美国，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居定，我暂住在老葛家。有过多次长谈。在我的印象中，老葛关注中国历史文化，关注老百姓生存竞争，并关注政治、军事、经济诸方面相对复杂的三北地区，即东北、华北和西北。他希望我读一读新近选张炜的《古船》、贾平凹的《浮躁》和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对三部小说我不便说个人意见，只说了《天堂蒜薹之歌》写得很奇特，不大好译，土语太多了。但这可难不倒老葛。

在美国时，我的另一幸运是由老葛引见，去孟乐公园市拜谒了柳无忌先生。老先生大我25岁，感到特别亲切。我说了我与1945年曾在重庆举办由毛泽东亲笔题字的“柳诗尹画”展览会，又应亚子大老之请求，在八办画过毛主席肖像的尹瘦石，有过在北大荒一段友谊（当时我是移民，他是流民）。无忌先生听得很入神，也很高兴，请我们吃了一顿午饭后告别。令我想不到的是，无忌先生从此给我写了十几封信，并且每出一种亚子先生的《柳亚子文集》都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按无忌先生赠送名单寄我一册。

后来，1991年，我在北京参加鲁迅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纪念会，又因老葛之约，去西郊某宾馆见到了老葛，看见了莫言。莫言是来送老葛当晚乘飞机回国，我们在北京硕果仅存的小酒肆痛饮……如今，这一切皆成了美好的追忆。而与老葛，差不多三两年见一次面。2011年老葛到上海，我和老伴以及

他指名请的丁言昭领了她外孙女,在浦东某宾馆笑谈神聊三小时,并吃了一顿“工作午餐”。又,他和太太小林,以及我和老伴都去了哈尔滨、呼兰,参加了萧红百年诞辰纪念,但却因人为隔膜未见一面。

2011年10月,老葛、小林应邀到大陆演讲作学术交流。28日上午他俩到舍间,在我家斜对面的中山公园御花园酒店小酌,有了长达三小时的神聊,哈尔滨、呼兰、萧红、中西文学、诺贝尔奖、莫言、翻译……

不久,我收到了为老葛出书作序的荣幸。

算是讲完了葛浩文与我的故事;实在是个故事。但这个故事,如我不讲,就没人讲了。至于被我“序”的葛浩文教授鸿篇巨著的文学卷,读者自会阅读品味,我的这则故事,就算是给正欲看此书的读者一个“导读”吧。

2014年1月9日 上海

葛浩文自序

人到随心所欲的年龄，一个普遍的现象是往回看。在我是要回顾过去 70 多年的若干故事，种种经历，或成或败。这方面的记述，我已经在名为《半个世纪的台湾情》的书里写下了平时比较值得记下的一些轶事（本集里的《背诗：忆芥显先生》一篇里也略略提到一些）。我大半辈子的人生都投注在与中国文学有关的事情上——教书，翻译，以及做研究，写文章。教书方面，颇有小成，指导的博士生不但都有工作，而且也都努力治学；至于翻译，书架上那一排中文小说英译，则是留下的最佳印证。唯独做研究写的文章，有时因种种原因想要翻看，就发现即使能找到出处，也都分散各地：有发表在刊物上的，有影印复制本的，有手写的稿子，有英文的，也有中文的。

有个朋友老鼓励我把能找到的学术研究论文、散文、杂文、纪念文等作品收集出版；我老不答应，说连我自己

都不想看那些旧文,而他说,文集不是为作者编的,是为读者编的;他又说,“你翻译那么多中文小说,可谓小有名气,但国内读者却不一定知道你在翻译之外还有不少著述,或许他们对老葛这些文章会有兴趣。”慢慢地他就把我说服了。因此我便开始东找西寻(才搬了家,不少资料在打包时顺手往箱子里一塞,毫无章法),能找多少就算多少,纸黄书破,繁体字,简体字,都一股脑地送交出版社编辑部。

找得到的文字材料恰好够出上下两册:上册收的主要是学术论文,有70年代后期写的文章,那时我才开始教书做研究,主要研究东北作家,尤其是二萧(萧红与萧军)。说到二萧,我到退休后的第二年还在哈尔滨的刊物上发表文章《萧红与阿Q》。其他类型的文章则将收入稍后要出版的下册。朋友的鼓励与本人的犹豫,这二者哪一个是对的,烦请诸位读者自己判断。

一般多少有点成就的人都得承认,他们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前进的。我自然也不例外。我那两位已故恩师,旧金山州立大学的许芥显先生和诗人柳亚子的公子、印第安纳大学的柳无忌先生,他们都对我在学术翻译上的成就表示十分赞赏,这话使我既感慨又心满意足,总算没有对不起他们当年的苦心教诲。我欠了京都大学的竹内实教授和为此文集撰写序文的好友王观泉的“债”,怕是一辈子也还不完。此外还有许许多多的长辈和同辈学者、作家等人对我帮助也很大,在此无法逐一表达谢意。最后,要是没有那位朋友的鼓励和我爱妻林丽君教授的持久支持,我也不会有心出此文集。

2014年1月8日

于科罗拉多州博尔德

目 录

王观泉序	1
葛浩文自序	5
1 谈萧红与鲁迅	1
2 萧军自传及其他	11
3 当代中国文学与新《文艺报》	20
4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方向	24
5 关外的乡土文学	34
6 黄春明的乡土小说	41
7 中国现代小说概论	68
8 鲜花再度绽放:中国文学又一春	101
9 鲁迅和他的遗产	107
10 中国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概况	111
11 艺术的生活	118
12 鲁迅和他的“门徒”	136
13 性爱与社会:李昂的小说	151

14 禁脔	169
15 小说柏杨	184
16 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在美国的几点看法	197
17 萧红与阿 Q	206
18 莫言的几部小说	213
19 背诗:忆芥昱先生	220
编者的话	229
附录一 柳无忌序《漫谈中国新文学》	231
附录二 葛浩文与萧红:刘绍铭序《弄斧集》	234

1 谈萧红与鲁迅

对于中国新文学有兴趣的人都知道鲁迅对青年作家都寄予很大的期望，并且非常热心地鼓励和帮助他们。从许广平的《青年人和鲁迅》^①一书中读者最能看出鲁迅对青年的重视。我们可以由《鲁迅书简》^②看出他对青年作家的态度和帮助。譬如：短篇小说作家叶紫是经过鲁迅的介绍、鼓励及经济上的帮助才真正走上文坛。此外有胡风、冯雪峰、《译文》的编辑黄源、小说作家欧阳山等人，最早也都是经鲁迅的提拔才开始受人注意。不过与鲁迅关系最密切的恐怕还是东北人的一对作家夫妇档，萧军和萧红^③。谈到二萧与鲁迅的关系，还得回溯到1934年。

在1934年5月，二萧离开哈尔滨，移居到关内的青岛。他们虽然在关外已住了多年，并且奠定了文坛的基础，但“满洲国”成立以后便有家归不得，只好到处流浪了。同年9月萧红完成了她的长篇小说《生死场》，

① 收入许广平《关于鲁迅的生活》，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第34至40页。

② 香港，百新图书文具公司，1964年。

③ 萧军（1907—1988），原名刘均，辽宁义县人，以“三郎”，“田军”，“萧军”为笔名，著有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第三代》、《五月的矿山》，短篇集《羊》、《江上》，散文集《十月十五日》、《绿叶底故事》等。1948年因第二次的“文艺整风”下了文坛，1954年后便不见关于他的报道。萧红（1911—1942），原名张迺莹，黑龙江呼兰县人。著有长篇小说《生死场》、《马伯乐》、《呼兰河传》，短篇集《牛车上》、《狂野的呼喊》、《小城三月》，散文集《商市街》、《桥》、《萧红散文》等。

萧军10月间也写完《八月的乡村》^①，但因一直找不到能为他们出版的人，萧军终于写了一封信给在上海的鲁迅^②。同月他又寄出了两篇稿子，即萧红的《生死场》和两人合作的《跋涉》。一个月之后，二萧和张梅林从青岛到了上海^③。11月3日萧军又写了一封信给鲁迅，而30日鲁迅终于邀请了两位年轻、穷苦、寂寞而又有点畏怯的逃难者在饭店见面^④。那天在座的除鲁迅外，有许广平以及他们的儿子海婴。萧军在《让他自己……》一文回忆到当天情形，说明他跟萧红对鲁迅的印象及感想^⑤。从此他们双方的来往就多起来了^⑥。

一年之后（1935年10月1日）二萧从他们的法租界（拉都路）到北四川路的大陆新村九号去拜访鲁迅^⑦。几个月以后他们也搬到北四川路。从此二萧成为鲁迅家里的常客。虽然《鲁迅日记》里只写他们在1936年来过二十几回^⑧，但许广平的《追忆萧红》和萧红的《回忆鲁迅先生》都说萧红在1936的前半年几乎天天来到他们的家。不但如此，二萧也常陪

① 有关他们在哈尔滨之事，可参看骆宾基的《萧红小传》（上海，建文书局，1947年），及孙陵的《萧红的错误婚姻》，《浮世小品》（台北，正中书局，1961年）；青岛之生活看张梅林的《忆萧红》、《梅林文集》（香港，立声书局，1955年）。以上的作者皆为萧红之好友。

② 见萧军，《让他自己……》，《作家》月刊，第2卷，第2号（1936年11月）。此文乃鲁迅寄给二萧的头九封信，加上作者的注释。鲁迅给他们的信全收入《鲁迅书简》，上册，第765至841页（虽书上载的有54封，其实第24及25封是同一封的两段——见《鲁迅日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下册，第1052页）。

③ 要知道这些年轻的逃难者初到上海的情形，可参看萧军于鲁迅逝世后几天所写的《让他自己……》及梅林的《忆萧红》。

④ 《萧红小传》，第84页，说这次的会面是在11月27日，但实际上27日是请帖发出的日期，会面是在30日（见《鲁迅书简》，第773页）。这错误的来源是从景宋（即许广平）的《追忆萧红》，《文艺复兴》，第1卷，第6期（1946年7月），第652页。

⑤ 见《让他自己……》。当天萧军也带他的《八月的乡村》来请鲁迅看看。

⑥ 从1934年底直到1935年底，鲁迅收了他们的60封信而给他们49封（见《鲁迅书简》及《鲁迅日记》）。

⑦ 见萧红的《回忆鲁迅先生》（上海，生活书店，1948年，三版），第25页。

⑧ 平常《鲁迅日记》里只写：“萧军及悄吟（萧红最初用的笔名）来”之类；但有时写：“张莹及其夫人来”。可见那时萧军偶然以张莹为其别名。

着鲁迅去看电影或到外面吃饭。不过多半还是他们晚餐后到鲁迅的家去聊天。鲁迅因客人非常之多，很忙，萧红便成为许广平的好友，两位女士常在一起谈天或预备些食物（饺子是萧红的拿手美食之一，又很合鲁迅的口味，因此她常客串鲁迅家里的厨师）。这时候二萧间的感情一日不如一日，萧红需要精神上的安慰非常之迫切。虽然鲁迅也尽其所能，但经常还是许广平来照顾她。

萧红在她一生中跟男人有来往时，几乎都是她自己受苦受害。最早使她大失所望的就是她的父亲^①。后来据说她在初中时曾和学校教员恋爱同居，怀了孕，最后被他遗弃掉了，开始流浪。从1932年直到1942年在香港逝世止，这十年内，在精神或肉体上为了三个男性作家——萧军、端木蕻良^②及骆宾基——吃尽了苦头。这样一连串遇到些固执、自私，甚至近于残忍的男性，的确是萧红一生最大的不幸。

但这期间她居然也遇到一位对她表示关怀与同情而不曾让她受苦受害的人，那就是鲁迅。“我们刚来到上海的时候，另外又认识更多的一个人了，在冷清清的亭子间里读着他的信，只有他才安慰着两个漂泊灵魂……”。这是1936年11月鲁迅死后几天萧红从日本寄给萧军的信里的一句话^③。由此可知萧红觉得她和鲁迅的感情深刻。她和鲁迅的来往只有短短的一年半光景（1934年底至1936年中），可是读她的《回忆鲁迅先生》或许广平的《追忆萧红》等文，看得出他们的关系有如父母那样的密切。另外在写作方面，鲁迅不仅为他们把稿子转投于上海的若干刊物，更将她的《生死场》在由他自资经营的奴隶出版社出版，成为该社仅仅出版三本著作之一^④，并亲自写序文。他也一再公开表示萧红是当时女作家中前途最光明的一个。至于二萧间文采的比较，鲁迅曾说过他“……认为在写作

① 参看《萧红小传》，第9章。

② 端木蕻良（1912-1996），原名曹京平，辽宁昌图人、清华学生。著有《大地的海》、《科尔沁旗草原》、《憎恨》、《大江》等。

③ 见《让他自己……》。

④ 第一本是叶紫的短篇小说集《丰收》，第二本是萧军的《八月的乡村》。

前途上看起来，萧红先生是更有希望的^①”。

1936年中，二萧间的感情终于无法维持。萧红为了要避免面临破碎的家庭，以养病为由坐船到日本。在《鲁迅日记》7月15日中曾提到为萧红送行的事：“……晚广平治饌为悄吟饯行”^②。对这位厌恶日人而又不懂日语的避难者而言，这次的东渡是她一生中孤独生活的顶点。在东京住了半年以上，只交了一个朋友^③；她如何打发日子，详细情形无法得知，只知她一方面念书，一方面写作^④，与外界似乎也毫无联络。仅在鲁迅1936年10月5日给沈明甫（即茅盾）的信内说：“萧红一去之后，并未给我一信，通知地址；近闻已将回沪，然亦不知其详，所以来意不能转达也。”^⑤两星期后鲁迅逝世；萧红仍孤独地留在日本，10月20日才知道已失去了她唯一的真心朋友。她24日写了一封信给萧军，全信说：

关于周先生的死，二十一日报上，我就渺渺茫茫知道一点，但我不相信自己是正确的。我跑去问了那唯一的熟人，她说：“你是不懂日文的，你看错了。”我很希望我是看错，所以很安心的回来了，虽然去的时候流着眼泪。

昨夜我是不能不哭了，我看到一张中国报上，清清楚楚登着他的照片，而且是那么痛苦的一刻。可惜我的哭声不能和你们的哭声混在一道。

现在他已经离开我们五天了，不知现在他睡到那里去了？虽然在三个月前向他告别的时候，他是坐在藤椅上。而且说：“每到码头，就有验病的上来，不要怕，中国人就专会吓呼（唬）中

① 见《追忆萧红》。

② 见《鲁迅日记》，第1126页。

③ 参看《鲁迅先生记（二）》（见下）。

④ 同上。她在日本的共五篇小说收入《牛车上》（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7年）。

⑤ 见《鲁迅书简》，第1013页。

国人，茶房就会说：验病的来啦，来啦……”

我等着你的信来。

可怕的是许女士的悲痛，想个法子，好好的安慰着她，最好是使她不要静下来，多多的和她来往，过了这一个最难忍的痛苦初期，以后总是比开头容易平伏下来，还有那孩子，我真不能够想像了。我想一步踏了回来。这样想像的时间，在一个完全孤独了的人是多么可怕！

最后你替我送去一个花圈或是什么。

告诉许女士：看在孩子的面上，不要太多哭。

红 十月二十四日^①

鲁迅的死对二萧在精神上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但也使他们暂时忘却了彼此的冲突。1936年底或1937年初萧红终于“回沪”，与萧军重修旧好（萧军于鲁迅死前几天从青岛回到上海）。此后七七事变发生不久，他们和胡风等人到武汉；1938年1月由于李公朴邀请前往山西（临汾）；一个月之后二萧再度分手，萧红到西安，随后与端木蕻良在武汉同居。1938年7月端木离开武汉到重庆，把将要生产的萧红留在武汉。9月间她也到重庆，流产后又跟端木在北碚同住。1940年春两人飞往香港，两年之后（1942年1月20日）萧红死在日本占领下的香港，死时才31岁。英年早逝，实在是中国文坛的一大损失。

二

鲁迅逝世已40多年了，这段时间里纪念他的文字不知有多少。其中

^① 登于《中流》半月刊，第一卷第五期（1936年11月5日），第289页。下面加上编辑按：“这是萧红女士在日本听到鲁迅先生逝世的消息后，写给她的恋人田军的信。因为路远，我们来不及叫她给《中流》专号写稿，便将这信发表了，好让她的哭声和我们的哭声混在一道。”

多数谈到他的作品，思想和对当时中国人的影响。也有一部分写的是他个人的生活。写这一类的文章写得最多也最动人的大概要算许广平和萧红。关于萧红悼念鲁迅的文章，近年有两位香港作家写了几篇短文^①。由于舒年、克亮两位先生的介绍，读者对萧红的《回忆鲁迅先生》会有更深些的印象。克亮先生又登出了萧红写的一篇悼念鲁迅的文章《海外的悲悼》，而提出她的《拜墓》一首诗。《海外的悲悼》是以上所述的那封颇为感人的信；它可算是萧红最早追悼鲁迅的文字。此信发出后几个月，《文丛》月刊又登了萧红在日本写的34首小诗^②。通过这些小诗，作者把她的情感很豪放地流露在纸上。这次萧红又署上她早期的笔名“悄吟”；诗的题目是《沙粒》，但如以《悄吟》（悄悄地低吟）为题可能更为恰当！其中绝大多数是描写她自己的悲哀，如：

(17) 生命为什么不挂着铃子？

不然丢了你，
怎能感到有所亡失？

(30) 野犬的心情，

我不知道
飞到异乡去的燕子的心情，
我不知道。
但自己的心情，
自己却知道。

(34) 什么最痛苦，

① 舒年，《萧红与鲁迅》（上下），香港《明报》1973年6月27日；及克亮，《也谈萧红与鲁迅》（上下），香港《明报》，1933年7月2日及3日。

② 第1卷，第1号（1937年3月20日），第164至170页。